阴那山 灵光寺

储福金

阴那山的秋天，杜鹃花依然开得好。

路边有开蓝色花的，问起来，回说:杜鹃。路边有开粉色花的，问起来，回说杜鹃。路边有开白色花的，问起来，回说杜鹃。

我听说过杜鹃花，是春天开的，是红色的，人称映山红嘛。再说杜鹃啼血，杜鹃鸟所啼之血，自然应是红色的。

路边还有好多好多色彩的花。有大朵红得正艳的花，问起来，回说大红花。我笑了，问此花学名是什么?回说也带着笑:就叫大红花。其他还有那些不认识的花，一时不问了。

阴那山，名字就奇。其山巅五峰并聚，形如人手五指，这也显奇。深山之中，生长些奇花异草，奇也不奇。

阴那山有座千年以上的古庙，依山而建，名为灵光寺。奇山奇水之上有古寺，在中国的风景名胜间，倒是常见，并非奇事。可说一说的，是在现实的眼中能看得到的三奇。

灵山寺现存殿堂多为明清以后所建，主殿是波罗殿，飞檐重梁立山顶，殿顶中央用1000多块长方木拼成的螺旋型藻井，俗称波罗顶，工艺、结构精巧，寺内香火盛时寺外却不见一丝烟缕，寺内空气也新鲜。其奥妙在香烟顺着螺旋形藻井盘旋而上，自然扩散。我仰头望去，那藻井的圆形图案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，分明是一幅俗称阴阳鱼的道教太极阴阳图。佛教的主殿正中之顶，画的却是道教本图，着实可让人称奇，但说来也奇也不奇，佛教自汉传唐盛，到宋后与儒、道三教合一，彼此相融，此处正见一斑。太极的涵义，以旋机为运动形式，以圆融为运动品质。看久了，图案似乎在旋转，太极图的运动正是无动之动，可想见当时藻井建筑的设计者，在这里是合着太极图本义的。

波罗顶藻井乃一奇，出得殿来，回看那殿后古木参天，枝繁叶茂，按说已在秋里，应着叶落之季，但殿顶上面却不见一片落叶，佛教应是清净之所在，该显此一奇，总还有人要说科学的道理，可能与波罗顶形成的气流有关。一个波罗藻井，内动吸殿内烟尘，更有外动吹殿外落叶，科学到太神奇，也令人生疑，实不如相信宗教的神奇，让人有着一点可寄托的归宿感。

上述两奇，有人的功用在其中，还有更神奇的便是自然之物了：在寺庙的山门之外，站立着两棵高矮粗细大致相近的柏树。奇的是这两棵千年古树，乃一枯一荣，呈一生一死的模样，仿佛正在解说着佛学的至理，万物皆有生死，至生处观死，从死处悟生。不去说过深的佛理了，细看那树，生的那一棵葱葱翠翠，格外有生气，仿佛要代枯的那一棵生长着。偏偏像是在三百多年前，随着对面的那一棵树枯了以后，它也不再生长了，这才表现出双树无高矮粗细形状。特别奇的是那棵枯树，已枯了三百年，按说经风吹雨打、日晒人摸，早该朽倒了，却所有枝干都如铮铮铁木，或如不腐化石。又有人言说科学道理，说此树只是外形枯了，内里却还活着，故还生长着。此说法更让人生疑，都知树木须绿叶的光合作用，方能生，而枯木已僵，又如何长?若说它依然生长着，倒可有一语赞它：把外在的一切都解脱了，赤条条无牵挂。

古寺千年，流传下来，总有些神奇故事，且再说一件与现实有关的：在阴那山溪中，生息着一种颜色奇异的小鱼儿，鱼身一侧为白色，另一侧是赤黄色，当地客家话称之为“片生熟鱼”，即一片生、一片熟之鱼。阴那山沟里生有一种田螺，尾部圆秃而没有尖顶，看上去似乎被人用刀斩掉了它原有的尖尾。为此，客家人称之为“无笃(顶)田螺”。

便有这样的神奇传说:当年，灵光寺有几个出家不久的小和尚，尘缘未除，一天，馋嘴的他们捞捕了些小鱼和田螺，就地架锅燃火，有用油锅煎鱼儿的，有用刀斩田螺的尖尾的，谁知主持便出现了，这群小和尚自知犯了杀戒，尽显惭愧之色，主持随手将田螺和鱼儿都倒进寺旁小水沟里。得了主持的法力，这些鱼、螺都死而复生，并繁衍出如今的“片生熟鱼”和“无笃田螺”了。

主持便是开山祖师潘了拳，他临终前称自己一生没有做大功德，改号为“惭愧”。现在的波罗殿中还供有惭愧祖师的塑像。

人生一世，无惭无愧的人也许不存在，尽量少做一些惭愧之事吧。

鲜花饼

赵 凝

早晨醒来已是十点多钟，窗外下着小雨，本来不想出门，可一想起约了朋友吃饭，冒雨开车来到约会地点:一家云南菜馆。云南菜馆开在二楼，车位紧张，得来得早才有。停好车听到女服务员高声招呼:“请上二楼!”她的手有些油腻，友好地按了一下我的背。裙子很新，我有点不悦。电梯里也同样油腻，想必这家店的生意可以。

二楼设计得很荒野，到处都是牛头、鹿角，木梁木柱，让人误以为闯入一家自然博物馆。服务员穿着有些拘谨的民族服，暗红衣，暗红色小帽，围裙是深蓝色的，很漂亮，真想弄一件回去穿。

我的朋友们坐进了深凹进去的一个小雅间，看着我拿着手机东张西望的样子，他们一起向我招手，呵呵笑个不停。朋友有四人，连我五个，大家都很开心的样子，高声叫来服务员点菜。手机放在桌上，任它响个不停，就是不接。

我那位诗人朋友看了眼菜单，立刻用朗诵般的嗓音说道:“鲜花饼!”席间没有人吃过鲜花饼，都以为是一种名字叫得好听，其实徒有虚名的小点心，并没在意，继续高谈阔论地聊文学。不一会儿，红衣服务员手托一个鲜绿的盘子急急而来，放在桌上后细细叮咛:“这就是鲜花饼，必须趁热吃!”

我们像得到了上级命令似的，立刻停止聊天，齐唰唰地伸手向那翠绿的盘子，一人一个抓在手里，我以为诗人要吟诗，谁知他动作比谁都麻利，一口下去，满嘴流香，惊得他说不出话来。

“真的是鲜花做的!”半天他才说。其他人也开始尝试。我咬了一大口，感觉舌头被鲜花咬住了似的，又粘，又烫，又甜，又香。鲜花饼应该是以食用玫瑰花为主，包在酥皮里面做馅，烘烤时香味被激发出来，浓香四溢，宛若坠入花海。难怪要趁热吃。

这鲜花饼里还有冰糖、黑芝麻、花生，都是寻常馅料，但跟玫瑰花混合在一起，就显得与众不同。据说云南鲜花饼起源于300多年前的清代，那时的人们就热衷于这种奇妙的美食。

鲜花饼属于食过不忘的点心。一日，跟几个朋友在外面喝下午茶，忽然想起鲜花饼来，叫来店家一问，果然有，上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赝品：毫无味道的白色塑料盘子里，爬着几块硬邦邦的家伙，拿来一咬，哪有什么玫瑰花香?失望之余，只有丢弃。深秋又至，手头的剧本还没写完，要去哪里再吃一次鲜花饼，再次体验玫瑰入口的香气?

人生楼阁

卞建林

一次，聊起人生如果是座楼阁，应该怎么搭建，觉得大致应该——

要能养活自己。这是生存及一切的基础。

尽量摒弃一些负面的东西，如病痛等。就像一所建筑，须去除朽木蠹材，方能不倒，也不致透风漏雨。

要能体会当下生活的乐趣。一粥一饭、晨昏晦明、花开叶落均可欣悦。安稳的每一天，是垒起漫长人生的一砖一瓦。

积极发展一些爱好。不一定琴棋书画，力求某一方面有一定的造诣和能力。既可磨练心志，也能在融入人类文明时，净化和升华。从而使人生这座建筑有内容和格局。

最后，使自己的人生对周围的人有用。精神、物质、事务均可。这样，楼阁才有生机人气。

如此，则楼阁稍具规模。至于成败利钝、得失荣枯，可听其自然。总之，屋宇简素，或雕梁画栋、堂列鼎彝，均无不可。

史载李斯少时见粮仓之鼠安逸饱腹，厕所之鼠惊吓食秽，因悟人生。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，豪杰之士横空出世，天马行空，则不可以常理度之。

乡村清晨的院子（油画） 熊建奇

林曦明先生题写“堂名”

成莫愁

那天，风暖暖的没一丝寒意，小区里山茶花以胭脂般的微笑显示季节的更新。著名画家林曦明先生府邸掩于榆树灌木道旁，宁静而无车马喧。1925年出生的林老年已九旬高寿了，依旧保持文艺书生的精神与本色。诗书盈屋，满室墨香。乡音未改的他笑谈间常冒出生动雅趣之语，令大家捧腹而乐。

客厅里挂着林曦明和林风眠大师的画作，在窗外夕阳映照下衬出浓浓诗意，几乎分不清哪幅是哪位林先生所作。卧室门旁挂着林曦明创作的剪纸作品，两个稚气孩童扛着一条大鲤鱼，可爱，底色是中国红。造型生动而又简洁大气的剪纸艺术，折射出这位4岁便开始画画、10多岁剪纸艺术出名、水墨画多次荣获国际大奖的书画老前辈与民间艺术的心心相印。他在温州雁荡山建有“林曦明艺术馆”，在上海成立“林曦明现代剪纸艺术馆”，这一切，都佐证这位艺术家将艺术之根真诚地深植于中国的土地，体现他的艺术创作宗旨:“现代意识，民族精神。”

林先生虽届耄耋之年，仍是童心十足。除经常外出写生外，居家时他喜欢剪贴也成为一种生活习惯。那些摄影画刊、包装纸、各种报纸等，只要他认为美的画面，都一一裁剪并粘贴收藏，用以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。他还喜欢看抗战的电视剧，说“日本鬼子最坏了，我们从小吃足他们的苦头!与日本人打仗的电视剧，最后都是我们赢了，叫人看了很开心!”好似童言，爱国之情与民族精神却油然言出。

戴着贝雷帽的林曦明先生坐在靠椅上，谈到书画便滔滔不绝:“我书法是借用古人又不像古人。”细究，林老师的书法既有尹秉绶的方正奇崛之气，又借鉴了“扬州八怪”金农漆书的外拙内秀，创出少庙堂之气、多现代率真的“林氏书法”。怪不得学生办画展出书都敬请他题字，他也不辞劳累。他的书法厚实从容，大气古拙。落纸生根，书评家称其书法“压得住阵脚”，有书家的帅将气魄。

曾用“九一斋”作书房兼画室斋名，谓九九归一，从一起步。林先生听后突发奇想说:“还是取莫愁堂好!”同去造访的海上画家艺术网总编施平先生问为何不用斋、轩而要用堂?林先生说:“堂字正气，发音阳声，响亮!”原来斋是养心的，静心只一面有窗;阁是藏书供佛的小屋;轩乃四面有窗透气;而堂是厅堂正室，汉时称“殿”，意蕴尊严、堂堂正正。林先生随即起身说:“我现在就题写吧。”说罢，裁纸研墨。作为学生，当时我受宠若惊，看着老师林先生拿起一支兰花型的三寸长锋笔，蘸墨一气呵成挥写了“莫愁堂”，三个字个个饱满，折笔拐弯，蓄势发力，都厚实肯定，就连落款签名小字也用这支大笔写。最后盖上钱君匋、韩天衡先生刻的闲章和名章。

林老师题写“莫愁堂”经装裱后挂书房，顿觉满堂生辉，仿佛置身于书画殿堂里无忧无虑。快乐地为大家作画并让大家都快乐，这便不辜负了林老师题写“莫愁堂”的期望。我想，书画不就是让大家心灵获得欢愉而让事事莫愁吗!

草亭杂曲

王养浩

一、秋雨

阵阵冷雨过，纷纷败叶多。衰柳寒蝉打哆嗦，残荷恋清波。指日丹枫似火，山菊满坡，泪眼婆娑。

二、赏桂

金风薄云秋阳，碧湖丹桂飘香。举目探寻往，月满醉迷芬芳。踉跄，踉跄，归途不辨方向。

三、重阳

惊呼今又重阳，黄花香。携友登高远望，云飞扬。双鬓白，寸心壮，续华章。万里秋风送爽，唱夕阳。

合肥祭奠李鸿章

叶振环

虽然到合肥的时间已经是秋季，但是这里所呈现出来的生态园林城市的景象，还是让大家赞叹不已。踏进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，我马上想起“人杰地灵”四个字。在历史上，安徽出了许多大名鼎鼎的重量级名人，如皋陶、夏启、老子、庄子、管仲、姜尚、陈胜、吴广、曹操、朱元璋、包拯、朱熹、戚继光、李鸿章。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，对安徽、中国乃至人类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

随后几天，消防总队安排我们参观了包公祠和李鸿章故居。在接待者和参观者的眼里，包拯和李鸿章俨然就是合肥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，

包公的事迹不敢说是“地球人都知道”，但在中国也算得上是妇孺皆知。合肥包公祠已有近千年历史，多次扩建、重修，现存的祠堂建筑是晚清重臣李鸿章于光绪八年(1882)捐银修复的。与所有合肥人一样，李鸿章因有包拯这样的乡贤而高兴，想必对包公心存崇敬，没准他就一直将包拯作为自己的楷模。他出钱修包公祠是一证，生前选的墓地要临近包公坟更是一证。

李鸿章于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北京，16个月后安葬在合肥东乡。早些年，这一带有“一里三公”的说法，指的是这里方圆一公里范围内葬有宋代包拯、明代朱元璋部下大将张得胜、清代李鸿章。李鸿章给哥哥李瀚章写信，谈到选墓地时说：“弟不知地舆，也不甚信风水，但喜临近包公坟……”可见，在九泉之下能与包拯为邻，也是一件令李鸿章非常满意的事情。现在包公祠内的包公墓当是很晚才迁入的。

然而，让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死去50多年后竟然被人掘墓。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，在李鸿章的墓地上兴建工厂，他的遗骸被群众从墓穴中挖出。据说，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得十分完好，可惜当时他的名声不好，历史书上说他是“汉奸”、“卖国贼”。

当我们走进位于淮河路的李鸿章故居时，李鸿章的声名已经大大提升，不再被人简单地骂作“卖国贼”，并且已经成为旅游资源，可以提高这座城市的知名度了。当人们持公正、平和之心，将李鸿章放回他所处的时代去分析、研究时，这才发现,李鸿章不仅是出色的文学家、军事家和外交家，更是晚清官场最具世界眼光的政治家、开创先河的改革家。清代四大军工企业中，李鸿章一人就主持和创办了三个——江南制造总局、天津机器局、金陵机器制造局。其中，江南制造总局就是现在江南造船厂的前身，金陵机器制造局就是南京兵工企业辰光集团的前身。中国的铁路和电报事业都是肇始于李鸿章之手。还有，李鸿章于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，仅用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挽回白银两千万两，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六千余万两。130年后，这家国企顽强地生存，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，现在仅其旗下在境内外上市的各类控股公司就有20多家，招商银行就是它属下的资产。

看完故居，我印象最深的是李鸿章的临终诗和梁启超对他的评价。临终诗是这样写的——

劳劳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氛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

据展厅解释，此诗为李鸿章临死前口占，由其子李经述笔录，浓缩了李鸿章曲折而又悲壮的心路历程，充分表达了他对清政府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深切忧虑。

“吾敬李鸿章之才，吾惜李鸿章之识，吾悲李鸿章之遇。”这是被视为李鸿章“政治公敌”的梁启超对他的最终评价。他还说李鸿章“不学无术，不敢破格，是其短也;不避辛劳，不畏谤言，是其长也”。梁启超认为，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，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。所以，得知李鸿章逝世，梁启超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写就一幅挽联——

太息斯人去，萧条徐泗空，莽莽长淮，起陆龙蛇安在也?回首山河非，只有夕阳好，哀哀浩劫，归辽神鹤竟何之。

十日谈 寻访名人故居

著名好莱坞影星约翰·韦恩的两间洁白小屋，明请看本栏。